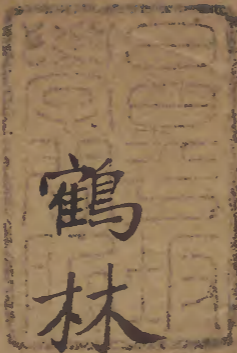


禪海 六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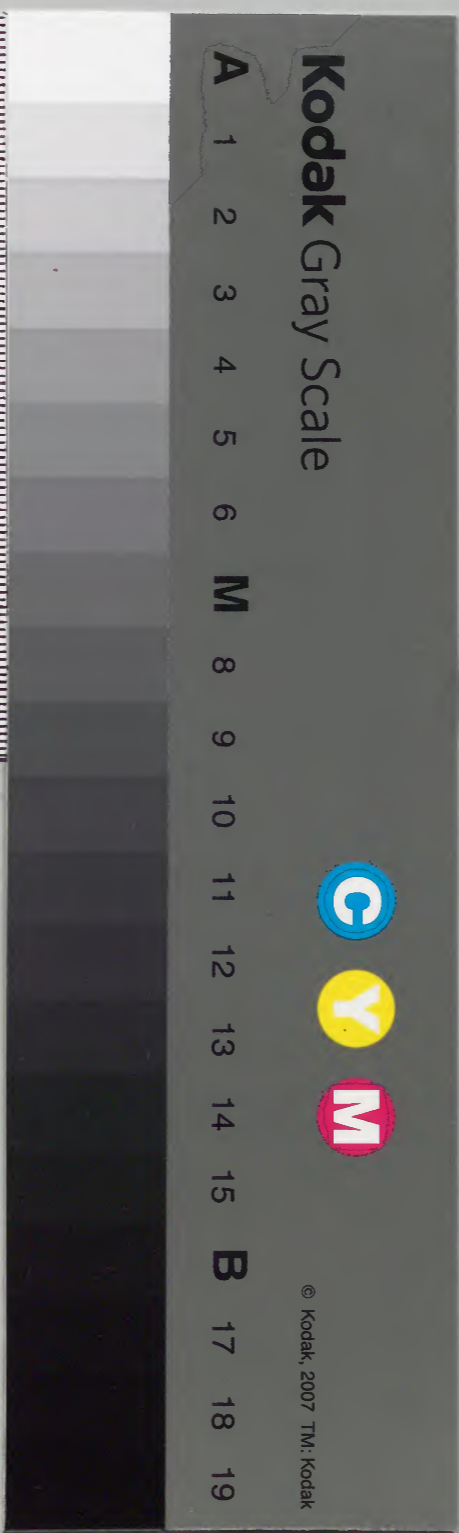


玉露 九之十二

漢書門類			
三	一	五	七
四	一	四	一
一	〇	〇	〇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一	五	七
七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函	冊	架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157
冊數	100 ( 69 )
函號	370 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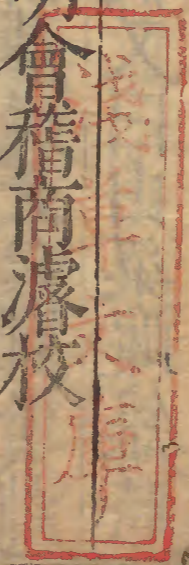




鶴林玉露卷之九

宋廬陵羅大經著

明會稽商濬校



趙鼎文云古人以學為詩今人以詩為學夫以詩為

學自唐以來則然如嘔出心肝搯擢胃腎此生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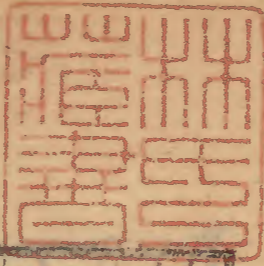
力盡於詩者是誠弊精神於無用矣乃若古人亦

何嘗以學為詩哉今觀國風間出於小夫賤隸婦

女子之口未必皆學也而其言優柔諄切忠厚

雅正後之經生學士雖窮年畢世未必能措一辭

正使以後世之學為詩其胸中之不淳不正必有





不能掩者矣。雖貪者賦廉詩，仕者賦隱逸詩，亦豈能逃識者之眼哉。如白居易之詩，曠達閒適，意輕軒冕，孰不信之。然朱文公獨謂樂天人多說其清高，其實愛官職。詩中及富貴處，皆說得口津津，地涎出，可謂能窺見其微矣。嗟夫，樂天之言，且不可盡信，況餘人乎。楊誠齋云：古人之詩，天也；後世之詩人焉而已。此論得之。

古人觀理每於活處看。故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夫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又曰：山梁雌雉，時

哉時哉。孟子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又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明道不除，窓前草欲觀其意思，與白家一般。又養小魚，欲觀其自得，意皆是於活處看。故曰：觀我生，觀其生。又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學者能如是觀理，胸襟不患不開闊，氣象不患不和平。陸象山在荆門，上元不設醮，但合士民於公廳前聽講。洪範皇極，歛時五福一段，謂此卽爲民祈福也。今世聖節，令僧陞法座，祝聖壽，而郡守以下環坐而聽之，殊無義理。程大昌鄭丙在建寧，並不許僧



陸堂說法朱文公在臨漳且令隨例祝香不許人  
問話余謂若祖象山之法但請教官陞郡庠講席  
講詩天保一篇以見歸美報上之意亦自雅馴  
莊子謂至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如周公遭變而赤  
烏几几孔子厄陳而絃歌自如皆至人也不濡不  
熱其言心耳非言其血肉之身也

杜陵詩云不分桃花紅勝錦生憎柳絮白於綿初讀  
只似童子屬對之語及細思之乃送杜侍御入朝  
蓋錦綿皆有用之物而桃花柳絮乃以區區之顏  
色而勝之亦猶小人以巧言令色而勝君子也侍  
御分別邪正之官故以此告之觀不分生憎之語  
其剛正嫉邪可見矣

韓平原作南園於吳山之上其中有所謂村莊者竹  
籬茅舍宛然田家氣象平原嘗游其間甚喜曰撰  
得絕似但欠雞鳴犬吠耳既出莊游他所忽聞莊  
中雞犬聲令人視之乃府尹所爲也平原大笑益  
親愛之太學諸生有詩曰堪笑明庭鴛鷺甘作村  
莊犬雞一日冰山失勢湯燖鑊煮刀割



岳武穆家謝昭雪表云青編塵乙夜之觀白簡悟壬  
人之譖甚工

王荆公論末世風俗云賢者不得行道不肖者得行  
無道賤者不得行禮貴者得行無禮其論精矣嗟  
夫荆公生於本朝極盛之時猶有此歎况愈降愈  
下乎

荆公詩云卧占寬閑五百弓蓋佛家以四肘為弓肘  
一尺八寸四肘蓋七尺二寸其說出譯梵

紹熙甲寅孝宗升遐光宗疾不能喪中外人情洶洶

襄陽兵官陳應祥歸正人也欲乘此為變結約已  
定其間一卒買卜於市所謂白羊先生者卜者詰  
之曰此卜將何用觀所占是要殺爺殺娘底事大  
不好莫做却吉其人色動時都統馮湛帳前適有  
一人在傍知見遂潛跡至一茶肆與之語給以已  
得罪於湛倘有所謀願預一人之數卒始不肯言  
再三問之乃以實告但深以卜不吉為疑其人曰  
若疑其不吉當與汝同首可轉禍為福卒然之然  
恐無驗乃引其人詣陳曰此人都統帳前人也近



偶得罪可爲內應陳始不信再三言之乃與以白  
巾一告以期約其人與卒急詣湛告變時張定叟  
作帥湛携首狀告定叟時定叟方臥起與湛密議  
定復就寢徐令具酒肴與客飲遣數人請陳及其  
他一二兵官同來面以首狀及白巾詰之陳辭屈  
乃集衆於教場射殺之二人及白羊先生皆補官  
莊子之文以無爲有戰國策之文以曲作直東坡平  
生熟此二書故其爲文橫說豎說惟意所到俊辨  
痛快無復滯礙其論刑賞也曰當堯之時臯陶爲

士將殺人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  
臯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其論武王也曰  
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則南巢之事必以叛書  
牧野之事必以殺書而湯武仁人也必將爲法受  
惡周公作無逸曰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  
周文王茲四人迪哲上不及湯下不及武王其以  
是哉其論范增也曰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  
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  
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



增自此始矣。其論戰國任俠也。曰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蕭曹爲政莫之禁也。豈懲秦之禍以爲爵祿不能盡縻天下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耶。凡此類皆以無爲有者也。其論厲法禁也。曰商鞅韓非之刑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則舜之術也。其論唐太宗征遼也。曰唐太宗旣平天下而又歲歲出師以從事於夷狄。蓋晚而不倦。暴露於千里之外。親擊高麗者再焉。凡此者皆所以爭先而處強也。其論

從衆也。曰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強。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乂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成危辱。凡此類皆以曲作直者也。葉水心云蘇文架虛行危縱橫倏忽數百千言。讀者皆如其所欲出推者莫知其所自來。古今議論之傑也。

葉水心云唐時道州西原蠻掠居民而諸使調登符牒乃至二百函故元結詩以爲賊之不如杜少陵



遂有粲粲元道州前賢畏後生之語蓋一經兵亂不肖之人妄相促迫草芥其民賊猶未足以爲病而官吏相與亡其國矣至哉言乎古今國家之亡兆之者夷狄盜賊而成之者不肖之官吏也且非特兵亂之後暴驅虐取吾民而已方其變之始也不務爲弭變之道乃以幸變之心施激變之術張皇其事誇大其功借生靈之性命爲富貴之梯媒甚者假夷狄盜賊以邀脅其君展轉滋蔓日甚一日而國隨之矣

唐太宗相房玄齡二十三年用魏徵及相十八年此外惟李林甫元載最久國朝魏野贈王文正詩云太平宰相年年出君在中書十二秋蓋以爲最久矣至蔡京秦檜皆及十八九年近時史衛王獨專國秉至二十六年此古今所無至晚年得末疾猶專國秉數年尤古今所無故洪舜俞詩云陰陽眠燮理

東坡謫儋耳道經南安於一寺壁間作叢竹醜石甚奇韓平原當國劄下本軍取之守臣親監臨以紙



糊壁全堵脫而龕之以獻平原大喜置之閱古堂  
中平原敗籍其家壁入祕書省著作庭辛卯之火  
焚右文殿道山堂而著作庭幸無恙壁至今猶存  
坡之北歸經過韶州月華寺值其改建法堂僧丐  
坡題梁坡欣然援筆右梁題歲月左梁題云天子  
萬年未作神主歛時五福敷錫庶民地獄天宮同  
爲淨土有性無性齊成佛道右梁題字一夕爲盜  
所竊左梁字尚存余嘗見之墨色如新坡歸至常  
州報恩寺僧堂新成以板爲壁坡暇口題寫幾遍

後黨禍作凡坡之遺墨所在搜毀寺僧以厚紙糊  
壁塗之以漆字賴以全至紹興中詔求蘇黃墨跡  
時僧死久矣一老頭陀知之以告郡守除去漆紙  
字畫宛然臨本以進高宗大喜老頭陀得祠曹牒  
爲僧

劉禹錫作九日詩欲用饒字以其不經見迄不敢用  
故宋子京詩云劉郎不敢題饒字虛負詩中一世  
豪然白樂天詩云移坐就菊叢饒酒前羅列則固  
已用之矣劉白倡和之時不知曾談及此否



張子房欲爲韓報讐乃捐金募死士於博浪沙中以鐵椎狙擊始皇誤中其副車始皇大怒索三日不獲未逾年始皇竟死自此陳勝吳廣田儋項梁之徒始相尋而起是禡祖龍之魄倡群雄之心皆子房一擊之力也其關繫豈小哉余嘗有詩云不惜黃金募鐵椎祖龍身在魄先飛齊田楚項紛紛起輸與先生第一機

李太白云剗却君山好平鋪湘水流杜子美云斫却月中桂清光應更多二公所以爲詩人冠冕者胸襟闊大故也此皆自然流出不假安排

左氏傳王子朝之亂晉命諸侯輸周粟宋樂大心不可晉士伯折之乃受牒而歸今世臺府移文屬郡曰牒蓋春秋時霸主於列國已用之矣

今江湖間俗語謂錢之薄惡者曰慳錢按賈誼疏云今法錢不立農民釋其耒耜治鎔炊炭姦錢日多俗音訛以姦爲慳爾

左氏傳吳師在魯微虎欲宵攻王舍擇卒三百有若與焉葉水心曰有若尚劫寨何況他人余謂吳師



壓魯魯亡無日有若視父母之邦阽危如此義氣所激願與宵攻之列使誠因是而死得死所矣豈不賢於子路之死乎水心以爲劫寨過矣

周易無皆作无王述曰天屈西北爲无蓋東南爲春夏陽之伸也故萬物敷榮西北爲秋冬陽之屈也故萬物老死老死則無矣此字說之有意味者也廬陵士友藏朱文公一小簡真跡云便中承書知比日侍奉安佳吾子讀書比復如何只是專一勤苦無不成就第一更切檢束操守不可放逸親近師

友莫與不勝已者往來熏染習熟壞了人也景陽想已赴省季章當只在家凡百必能盡心苦口切須承稟不可有違諺云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此言雖淺然實切至之論千萬勉之大學說漫納試讀之不曉處可問季章也未卽相見千萬爲門戶自愛此簡蓋與其親戚卑行也大全集所不載後生晚輩能寫一通置之坐側朝夕觀省何患不做好人景陽姓許名子春季章姓劉名黼皆廬陵醇儒從文公學季章後爲特奏第一人



開禧用兵諸將皆敗唯畢再遇數有功敵常以水櫃  
敗我再遇夜縛藁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旗幟戈矛  
儼立成行昧爽鳴鼓敵人驚視亟放水櫃旋知其  
非真也甚沮乃出師攻之敵大敗又嘗引敵與戰  
且前且却至于數四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煮黑豆  
布地上復前搏戰佯爲敗走敵乘勝追逐其馬已  
饑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我師反攻之敵人馬  
死者不勝計又嘗與敵對壘度敵兵至者日衆難  
與爭鋒一夕拔營去慮來相追乃留旗幟於營并

縛生羊置其前二足於鼓上擊鼓有聲敵不覺其  
爲空營復相持竟日及覺欲追則已遠矣近時沅  
州蠻叛荆湖制司遣兵討之蠻以竹爲箭傳以毒  
藥略着人肉血濡縷無不立死官軍畏之莫敢前  
乃祖再遇之智裝束藁人羅列焜耀蠻見之以爲  
官軍萬矢俱發伺其矢盡乃出兵攻之直擣其穴  
一戰而平

近時趙紫芝詩云一瓶茶外無祇待同上西樓看晚  
山世以爲佳然杜少陵云莫嫌野外無供給乘興



還來看藥欄卽此意也。杜子野詩云尋常一樣窓前月纔有梅花便不同。世亦以爲佳。然唐人詩云世間何處無風月纔到僧房分外清亦此意也。欲道古人所未道信矣。其難矣。紫芝又有詩云野水多於地春山半是雲。世尤以爲佳。然余讀文苑英華所載唐詩兩句皆有之。但不作一處耳。唐僧詩云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青。有僧嘲其蹈襲云河分岡勢司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兄偷古句。古人詩句犯師兄。此雖戲言理實如此。作詩者

豈故欲竊古人之語以爲己語哉。景意所觸自有偶然而同者。蓋自開闢以至於今只是如此。風花雪月只是如此。人情物態

伯夷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可謂離世絕俗矣。然不念舊惡未嘗流於刻薄也。柳下惠視袒裼裸程焉能免我可謂和光同塵矣。然不以三公易其介未嘗流於苟賤也。此其所以爲百世師歟。東漢徐孺子矯矯特立諸公薦辟皆不就。然及薦辟者死炙雞瀆酒萬里赴弔於清高不混俗之中有



忠厚不忘恩之意其爲東漢人物之冠冕不亦宜乎

山谷題玄真子圖詞所謂人間底是無波處一日風波十二時者固已妙矣張仲宗詞云釣笠披雲青嶂曉檝頭細雨春江渺白鳥飛來風滿棹收綸了漁童拍手樵青笑明月太虛同一照浮家泛宅忘昏曉醉眼冷看朝市鬧煙波老誰能惹得閒煩惱語意尤飄逸仲宗年逾四十卽掛冠後因作詞送胡澹庵貶新州忤秦檜亦得罪其標致如此宜其

能道玄真子心事

自古夷狄盜賊之禍所以蔓延滋長日深一日其終或至於亡國者皆將帥之臣玩寇以自安養寇以自固譽寇以自重也故杜少陵詩其於王室播遷之禍每每深責將帥如云將帥蒙恩澤兵戈有歲年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天又云登壇名絕假報主爾何遲又云天地日流血朝廷誰請纓又云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公何以答昇平皆是意也然將帥之不用命實由於朝廷駕御操縱之無法古人



云譬如養鷹飽則颺去我太祖之御諸將有守邊  
 一二十年而不遷官者蓋謂杆禦免侵軼特僅不  
 失職耳非有戰勝攻取官固不可妄遷也至於曹  
 彬之平江南功亦不細矣然使相之除終至吝惜  
 止於賜錢百萬而已夫太祖豈食言之君而曹彬  
 亦豈飽則颺去之人哉英君詎辟遠慮微權衆人  
 固不識也近世以來將帥守邊僅免侵軼及至歲  
 終則論功行賞屢遷不一遷不知使其能掃清關  
 河哭單于於陰山又將何以賞之少陵詩云今日

翔麟馬先宜駕鼓車無勞問河北諸將覺榮華言  
 雖翔麟之馬亦必先使之駕鼓車由賤而後可以  
 致貴今諸將驟登貴顯如馬之未駕鼓車而遽駕  
 玉輅安於榮華志得意滿無復驅攘之志河北叛  
 亂決難討除無勞問也又云雜虜橫戈數功臣甲  
 第高亦此意

漢食貨志云冬民既入婦人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  
 四十五日注謂每日又得半夜為四十五日也然  
 則農之宵爾索綯儒之短檠夜誦豈可少哉胡澹



庵書遺從子維寧曰古之君子學欲其日益善欲其日加德欲其日起身欲其日省體欲其日強行欲其日見心欲其日休道欲其日章以爲未也又曰日知其所亡見其所不見一日不使其躬怠焉其愛日如是足矣猶以爲未也必時習焉無一時不習也必時敏焉無一時不敏也必時術焉無一時中焉無一時不中也其競時如是可以已矣猶以爲未也則曰夜者日之餘也吾必繼晷焉燈必親薪必燃膏必焚燭必秉蠟必濡螢必照月必帶雪

必映光必隙明必借暗則記嗚呼如此極矣然而君子人曰終夜不寢必如孔子雞鳴而起必如大舜坐以待旦必如周公然則何時而已耶范甯曰君子之爲學也及身而已矣

衛青少服役平陽公主家後爲大將軍貴顯震天下公主化離擇配左右以爲無如大將軍公主自此我家馬前奴也不可已而遍擇群臣貴顯無踰大將軍者迄歸大將軍丁晉公起甲第鉅麗無比軍卒楊杲宗躬負土之役勞苦萬狀後杲宗以外戚



起家晉人得罪貶海上朝廷以其第賜果宗屠之  
三十年世事翻覆如此古詩云君不見河陽花今  
如泥土昔如霞又不見武昌柳春作青絲秋作帚  
人生馬耳射東風柳色桃花豈長久秦時東陵千  
戶侯華蟲被體腰蒼瑒漢初沛邑刀筆吏折腰如  
磬頭搶地蕭相厥初謁邵平中廷百拜百不鷹邵  
平後來謁蕭相故侯一拜一惆悵萬事反覆何所  
無二子豈是大丈夫窮通流坎皆偶爾搏扶未必  
賢捨榆華胥別是一天地醉鄉何曾有生死儂欲

與君歸去來千愁萬恨付一杯

朱文公云二蘇以精深敏妙之文煽傾危變幻之習  
又云早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余謂此  
文公二十八字彈文也自程蘇相攻其徒各右其  
師孝宗最重大蘇之文御製序贊太學翕然誦讀  
所謂人傳元祐之學家有眉山之書蓋紀實也文  
公每與其徒言蘇氏之學壞人心術學校尤宜禁  
絕編楚詞後語坡公諸賦皆不取惟收胡麻賦以  
其文類橘頌編名臣言行錄於坡公議論所取甚



少

有日者謁黃直卿云善筭星數知人禍福直卿曰吾亦  
 有箇大筭數書曰惠迪吉從逆凶作善降之百  
 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大學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  
 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此箇數亘古今不差豈  
 不優於子之筭數乎

真西山論菜云百姓不可一日有此色士大夫不可  
 一日不知此味余謂百姓之有此色正緣士大夫  
 不知此味若自一命以上至於公卿皆得咬菜根

之人則當必知其職分之所在矣百姓何愁無飯  
 喫

鶴林玉露卷之九終



輿

之人限當必味其難公之海其矣日對河漢

鶴林玉露卷之十

宋廬陵羅大經著 明會稽商濬校

韓魏公曰養兵雖非古然亦自有利處議者但謂不  
如漢唐調兵於民獨不見杜甫石壕吏一篇調兵  
於民其弊乃如此後世既收拾強悍無賴者養之  
以為兵良民雖稅歛良厚而終身保骨肉相聚之  
樂父子兄弟夫婦免生離死別之苦此豈小事魏  
公此論可謂至當余觀梅聖俞寶元間為葉縣宰  
詔書令民三丁籍一立校與長號弓箭手以備不



虞田里騷然聖俞作田家詩云誰道田家樂春稅  
秋未足里胥叩我門日夕苦煎促盛夏流潦多白  
水高於屋水既害我菽蝗又食我粟前月詔書來  
生齒復版錄三丁籍一壯惡使操弓鞬州符令又  
嚴老吏持鞭朴搜索稚與艾唯存跛無目田間敢  
怨嗟父子各悲哭南畝焉可事買箭賣牛犢愁氣  
戀久雨鎗缶空無粥盲跛不能耕死亡在遲速我  
聞誠所慚徒爾叨君祿却詠歸去來刈薪向深谷  
又汝墳貧女云汝墳貧家女行哭音悽愴自言有

老父孤獨無丁壯郡吏來何暴縣官不敢抗督遣  
勿稽留龍鍾去特杖勤勤囑四鄰幸願相倚傍適  
聞閭里歸問訊疑猶強果聞寒雨中僵死壤河上  
弱質無以託橫屍無以塋生女不如男雖存何以  
當拊膺呼蒼天生死將奈何觀此二詩與石壕吏  
等篇何以異當是時乃太平極盛之時而一有籍  
民爲兵之令便覺氣象與天寶相似乃知養兵之  
制實萬世之仁而魏公之說不可易也然魏公旣  
知籍民爲兵之害矣而陝西義勇之制實出於公



雖司馬溫公極言其不便竟不爲止又何與前言相戾也

按杜集夢  
今本作蔓

杜詩云江蓮搖白羽天棘夢青絲下句殊不可曉說者曰天棘柳也或曰天門冬也夢當作弄既無考據意亦短淺譚浚明嘗爲余言此出佛書終南長老入定夢天帝賜以青棘之香蓋言江蓮之香如所夢天棘之香爾此詩爲僧齊已賦故引此事余甚喜其說然終未知果出何經近閱葉石林過庭錄亦言此句出佛書則浚明之言宜可信

山谷晚年作日錄題曰家乘取孟子晉之乘之義謫死宜州未州有唐生者從之游爲之經紀後事收拾遺文獨所謂家乘者倉忙間爲人竊去尋訪了不可得後百餘年史衛王當國乃有得之以獻者衛王甚珍之後黃伯庸帥蜀以其爲雙井之族乃以贖其行

建炎中大駕駐維揚康伯可上中興十策一請皇帝設壇與群臣六軍縞素戎服以必兩宮之歸二請移蹕關中治兵積粟號召兩河爲雪恥計東南不



足立事三請畧去常制爲馬上治用漢故事選天下英俊日侍左右講其天下利病通達外情四請河北未陷州郡朝廷不復置吏詔土人自相推擇各保鄉社以兩軍屯要害爲聲援滑州置留府通接號令五請刪內侍百司州縣冗員文書務簡實以省財便事六請大赦與民更始前事一切不問不限文武不次登用以收人心七請北人避胡挈郡邑南來以從吾君者其首領皆豪傑當待之以將帥不可指爲盜賊八請增損保甲之法團結山

東京東西兩淮之民以備不虞九請講求漢唐漕運江淮道塗置使以餽關中十請許天下直言便宜州郡卽日繳奏置籍親覽以廣豪傑進用之路時宰相汪黃輩不能聽用而伯可名聲由是甚著余觀其策正大的確雖李伯紀趙元鎮亦何以遠過然厥後秦檜當國伯可乃附會求進擢爲臺郎值慈寧歸養兩宮燕樂伯可專應制爲歌詞諛艷粉飾於是聲名掃地而世但以比柳耆卿輩矣檜死伯可亦貶五羊



楞嚴經佛告波斯匿王汝年十三時見恒河水與今無異是汝皮肉雖皺見精不皺以明身有老少而見精常存身有死生而本性常在也鬼文元嘗問隱者劉海蟾以不死之道海蟾笑曰人何曾死而君乃畏之求生乎所可死者形爾不與形俱滅者固常在也此理本常理但異端說得黏皮着骨如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孟子曰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伊川曰堯舜幾千年其心至今在橫渠曰物物故能過化性性故能存神又曰存吾順事沒吾

寧也說得多少混融

楊誠齋月下傳杯詩云老夫渴急月更急酒落杯中月先入領取青天併入來和月和天都蘸濕天既愛酒自古傳月不解飲真浪言舉杯將月一口吞舉頭見月猶在天老夫大笑問客道月是一團還兩團酒入詩腸風火發月入詩腸冰雪潑一杯未盡詩已成誦詩向天天亦驚焉知萬古一骸骨酌酒更吞一團月余年十許歲時侍家君竹谷老人謁誠齋親聞誠齋誦此詩且曰老夫此作自謂彷彿



佛李太白

徐思叔題貧樂圖詩首句云迺翁畫灰教兒書嬌兒  
赤髻玉雪膚厥妻曝日補破襦弊筐何有金十奴  
楊伯子和云二間破屋一床書錦心繡口冰肌膚  
自紉枯葉作袴襦此君便是長鬚奴王才臣和云  
大兒阻饑頗廢書小兒忍寒粟生膚婦縱有禪無  
一襦不敢緣此相庸奴三詩皆佳而後出者尤奇  
松柏之貫四時傲雪霜皆自拱把以至合抱惟竹生  
長於旬日之間而干霄入雲其挺特堅貞乃與松

栢等此草木靈異之尤者也白樂天東坡潁濱與  
近時劉子翬論竹甚詳皆未及此杜陵詩云平生  
憩息地必種數竿竹梅聖俞云買山須買泉種樹  
須種竹信哉

虞雍公初除樞密偶至陳丞相應求閣子內見楊誠  
齋千慮策讀一篇歎曰東南乃有此人物某初除  
合薦兩人當以此人爲首應求導誠齋謁雍公一  
見握手如舊誠齋曰相公且子細秀才子口頭言  
語豈可便信雍公大笑卒援之登朝誠齋嘗言士



大夫窮達初不必容心其平生不能開口求薦然  
薦之改秩者張魏公也薦之立朝者虞雍公也二  
公皆蜀人皆非有平生雅故雍公有翹館錄載當  
世人物甚詳

詩莫尚乎興聖人言語亦有專是興者如逝者如斯  
夫不舍晝夜山梁雌雉時哉時哉無非興也特不  
曾槩括協韻爾蓋興者因物感觸言在於此而意  
寄於彼義味乃可識非若賦比之直言其事也故  
興多兼比賦比賦不兼興古詩皆然今姑以杜陵

詩言之發潭州云岸花飛送客 燕語留人蓋因  
飛花語燕傷人情之薄言送客留人止有燕與花  
耳此賦也亦興也若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則  
賦而非興矣堂成云暫止飛鳥將數子頻來語燕  
定新巢蓋因鳥飛燕語而喜已之携雛卜居其樂  
與之相似此比也亦興也若鴻鴈影來聯塞上春  
令飛急到沙頭則比而非興也

荆公詩云謀臣本自繫安危賤妾何能作禍基但願  
君王誅宰嚭不愁官裏有西施夫妲已者飛廉惡



來之所寄也。褒姒者，繫于膳夫之所寄也。大真者，  
林甫國忠之所寄也。女寵蠱君心而後儉王階之，  
以進依之以安大臣格君之事，必以遠聲色爲第  
一義，而謂不愁官裏有西施，何哉？范蠡霸越之後，  
脫屣富貴，扁舟五湖，可謂一塵不染矣。然猶挾西  
施以行，蠡非悅其色也。蓋懼其復以蠱吳者，而蠱  
越則越不可保矣。於是挾之以行，以絕越之禍基。  
是蠡雖去越，未嘗忘越也。曾謂荆公之見而不及  
蠡乎？惟管仲之告齊桓公以堅牙易牙爲不

可用，而謂聲色爲不害霸，與荆公之論略同。其論  
商鞅曰：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夫二  
帝三王之政，何嘗不行？奚獨有取於鞅哉？東坡曰：  
商鞅韓非之刑，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則舜之  
術也。此說猶回護，不如荆公之直截無忌憚。其詠  
昭君曰：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推此  
言也。苟心不相知，臣可以叛其君，妻可以棄其夫。  
乎其視白樂天黃金何日贖娥眉之句，蓋天淵懸  
絕也。其論馮道曰：屈已利人，有諸佛菩薩之行。唐



賈肅折之曰。道事十主。更四姓。安得謂之純臣。荆公乃曰。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亦可謂之非純臣乎。其強辨如此。又曰。有伊尹之志。則放其君可也。有周公之志。則誅其兄可也。有周后妃之志。則求賢審官可也。似此議論。豈特執拗而已。真悖理傷道也。荀卿立性惡之論。法後王之論。李斯得其說。遂以亡秦。今荆公議論。過於荀卿。身試其說。天下既受其毒矣。章蔡祖其說。而推演之。加以凶險。安得不產靖康之禍乎。荆公論韓信曰。貧賤侵陵。富貴

驕。功名無復在。芻蕘將軍北。面師降虜。此事人間久寂寥。論曹參曰。東髮山河百戰功。白頭富貴亦成空。華堂不着新歌舞。却要區區一老翁。二詩意却甚正。然其當國也。偏執已見。凡諸君子之論一切。指爲流俗。曾不如韓信之師。李左車。曹參之師。蓋公又何也。

楊子幼以南山種豆之句。殺其身。此詩禍之始也。至於空梁落燕泥之句。庭草無人隨意綠之句。非有所譏刺。徒以瑯斷工巧。爲暴君所忌。嫉至賈竒禍。



則詩真可畏哉。賈至謫岳州，嚴武謫巴州，杜少陵寄詩云：賈筆論孤憤，嚴君賦幾篇。定知深意苦，莫使衆人傳。貝錦無停織，朱絲有斷絃。浦鷗防碎首，霜鶻不空拳。蓋深戒之也。劉禹錫種桃之句，不過感歎之詞耳，非甚有所譏刺也。然亦不免於遷謫。近世蔡持正數其罪惡，雖兩觀之誅，亦不爲過。乃以車蓋亭絕句，謂爲譏刺，貶新州。夫小人撻挾君子之詩文，以爲罪無怪也。君子豈可亦撻挾小人之詩文，以爲罪乎？東坡文章妙絕古今，而其病在

於好譏刺。文與可戒以詩云：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蓋深恐其賈禍也。烏臺之勘赤墜之貶，卒於不免。觀其獄中詩云：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亦可哀矣。然纔出獄，便賦詩云：却對酒杯疑是夢，試拈詩筆已如神。略無懲艾之意，何也？晚年自朱崖量移合浦，郭功甫寄詩云：君恩浩蕩似陽春，海外移來住海濱。莫向沙邊弄明月，夜深無數採珠人。其意亦深矣。渡江以來，詩禍殆絕。唯寶紹間中興江湖集出，劉潛夫詩云：不是



朱三能跋扈只緣鄭五欠經綸又云東風謬掌花  
權柄却忌孤高不主張敖器之詩云梧桐秋雨何  
王府楊柳春風彼相橋曾景建詩云九十日春晴  
景少一千年事亂時多當國者見而惡之並行貶  
斥景建布衣也臨川人竟謫春陵死焉其往春陵  
也作詩曰挾策行行訪楚囚也勝流落嶠南州鬢  
絲半是吳蠶吐襟血全因蜀鳥流徑窄不妨隨繭  
栗路長那更聽鈎輶家山千里雲千疊十口生離  
兩地愁

自古豪傑之士立業建功定變弭難大抵以無所爲  
而爲之者爲高二代人物固不待言下此如范蠡  
霸越而扁舟五湖魯仲連下聊城而辭千金之謝  
却帝秦而逃上爵之封張子房顛羸蹶項而飄然  
從赤松子遊皆足以高出秦漢人物之上左太冲  
詩云功成不受賞長揖歸田廬李太白詩云事了  
拂衣去深藏身與名而世降俗末乃有激變稔禍  
欺君誤國殺人害物以希功賞者是誠何心哉是  
誠何心哉



漢高帝晚歲欲易太子蓋以呂后驚悍惠帝仁柔爲宗社遠慮初非溺於戚姬之愛而爲是邪謀也蘇老泉謂帝之以太尉屬周勃及病中欲斬樊噲皆是知有呂氏之禍可謂識帝之心者矣子房智人也乃引四皓爲羽翼使帝涕泣悲歌而止帝之泣豈爲兒女子而泣耶厥後趙王以酖亾惠帝以憂死向非呂后先殂平勃交驩則劉氏無噍類而火德灰矣杜牧之所謂四老安劉是滅劉者誠哉是言也夫立子以長固萬世之定法然亦有不容拘者秦伯遜而周以興建成立而唐幾危一得一失蓋可見也夫子善齊桓首止之盟而美秦伯爲至德蓋善齊桓者明萬世之常經也美秦伯者示萬世之通誼也

安子文與楊巨源李好義合謀誅逆曦旋殺巨源而專其功久之朝廷疑其跋扈俾帥長沙子文盡室出蜀嘗自贊云面目鄒搜行步磊砢人言託住半周天我道一場真戲耍今日到湖南又成閑話靶在長沙計利析秋毫設廳前豢豕成群糞穢狼籍



肥脂則烹而賣之罷鎮捆載歸蜀厥後揚九鼎在蜀以刻剝致諸軍之怨軍士莫簡倡亂殺九鼎剖其腹實以金銀曰使其貪腹飽飫時子文家居散財結士生擒莫簡剖心以祭九鼎再平蜀難

余三十年前於釣臺壁間塵埃漫漶中得一詩云生涯千頃水雲寬舒卷乾坤一釣竿夢裏偶然伸隻脚渠知天子是何官不知何人作也句意頗佳近時戴式之詩云萬事無心一釣竿三公不換此江山當初誤識劉文叔惹起虛名滿世間句雖甚爽

意實未然今考史籍光武儒者也素號謹厚觀諸母之言可見矣子陵意氣豪邁實人中龍故有狂奴之稱方其相友於隱約之中傷王室之陵夷歎海宇之橫潰知光武爲帝胄之英名義甚正所以激發其志氣而道之以除克剪逆吹火德於旣灰者當必有成謀矣異時披圖興歎岸幘迎笑雄姿英發視向時謹敕之文叔如二人焉子陵實陰有功於其間天下旣定從容訪帝共榻之卧足加帝腹情義如此子陵豈以匹夫自憊而帝亦豈以萬



乘自居哉。當是之時而欲使之俛首爲三公，宜其不屑就矣。史臣不察，乃以之與周黨同稱。夫周黨特一隱士耳，豈若子陵友真主於潛龍之日而琢磨講貫，隱然有功於中興之業者哉。余嘗題釣臺云：平生謹敕劉文叔，却與狂奴意氣投。激發潛龍雲雨志，了知功跨鄧元侯。講磨潛佐漢中興，豈是空標處士名。堪笑史臣無卓識，却將周黨與同稱。脩水深山間，有小溪其渡曰來蘇。蓋子由貶高安監酒時，東坡來訪之，經過此渡，鄉人以其爲榮，故名以

來蘇。嗚呼！當時小人媒孽摧挫，欲置之死地，而其所以經過之地，溪翁野叟亦以爲光華人心是非之公，其不可泯如此。所謂石壓筍斜出者是也。

張乖崖爲崇陽令，一吏自庫中出，視其髮，榜巾下有一錢，詰之，乃庫中錢也。乖崖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道，乃杖我耶！爾能杖我，我不能斬我也。」乖崖援筆判云：「一日一錢，千日一千，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仗劔下階，斬其首，申臺府自劾。」崇陽人至今傳之。蓋自五代以來，軍卒凌將帥，胥吏凌長官，餘



風至此時猶未盡除乖崖此舉非爲一錢而設其  
意深矣其事偉矣

馮京字當世鄂州咸寧人其父商也壯年無子將如  
京師其妻授以白金數笏曰君未有子可以此爲  
買妾之資及至京師買一妾立券償錢矣問妾所  
自來涕泣不肯言固問之乃言其父有官因綱運  
欠折鬻妾以爲陪償之計遂惻然不忍犯遣還其  
父不索其錢及歸妻問買妾安在具告以故妻曰  
君用心如此何患無子居數月妻有娠將誕里中

人皆慶鼓吹喧闐迎狀元京乃生家貧甚讀書於  
瀟山僧舍僧有犬京與其學者烹食之僧訴之縣  
縣令命作偷狗賦援筆立成警聯云團飯引來喜  
掉續貂之尾索綯牽去驚回顧兔之頭令擊節釋  
之延之上座明年遂作三元有詩號瀟山集皆其  
未遇時所作如琴彈夜月龍魂冷劍擊秋風鬼膽  
粗吟氣老懷長劍古醉胸橫得太行寬塵埃掉臂  
離長陌琴酒和雲入舊山豐年足酒容身易世路  
無媒着脚難皆不凡



真西山帥長沙郡人爲立生祠一夕有大書一詩于壁間者其辭云舉世知公不愛名湘人苦欲置丹青西天又出一活佛南極添成兩壽星幾百年方鍾間氣八千春願祝脩齡不須更作生祠記四海蒼生口是銘

廬陵苗斛元額三十六萬承平時民戶納苗一斛官支與鹽二斗五升蓋優之也龍泉太和兩縣去郡差遠添支一升渡江以來非惟官不支鹽反勒民戶納鹽由是輸苗一斛者并鹽爲一斛二斗五升

而兩縣亦皆增納一升今世和買官不支錢而白取已爲可恠若鹽者乃以其予民之數而爲取民之數抑又甚矣然前後牧守不知幾人曾無一人惻然動心爲之敷奏蠲閣者是可歎也

東山先生楊伯子嘗爲余言某昔爲宗正丞真西山以直院兼玉牒宮嘗至某位中見案上有近時人詩文一編西山一見擲之曰宗丞何用看此某悚然問故西山曰此人大非端士筆頭雖寫得數句行所謂木心不正脉理皆邪讀之將恐染神亂志



崔林玉露 卷一  
非徒無益某佩服其言再三謝之因言近世如夏  
英公丁晉公王岐公呂惠卿林子中蔡持正輩亦  
非無文章然而君子不道者皆以是也

葉石林云杜工部詩對偶至嚴而送楊六判官云子  
雲清自守今日起爲官獨不相對切意今日字當  
是令尹字傳寫之訛耳余謂不然此聯之工正爲  
假雲對日兩句一意乃詩家活法若作令尹字則  
索然無神夫人能道之矣且送楊姓人故用子雲  
爲切題豈應又泛然用一令尹耶如次第尋書札

呼兒檢贈篇之句亦是假以第對兒詩家此類甚  
多

道家之教宗老莊其後乃有神仙形解飛昇之說方  
士鍊丹葆形之術然老子云吾有大患爲吾有身  
吾既無身而有何患莊子云予惡乎知悅生之非  
惑耶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  
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霑襟  
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匡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  
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又髑髏



謂莊子曰。予欲聞死之說乎。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及于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瞑。蹙額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是老莊之意。以身爲贅。以生爲苦。以死爲樂也。今神仙方士。乃欲長生不死。正與老莊之說背而馳矣。佛家所謂生滅滅已。寂滅爲樂。乃老莊之本意也。故老莊與佛元不爲二。歐陽公云。道

家乃貪生之論。佛家乃畏死之論。此蓋未嘗深考二家之要旨者也。老莊何嘗貪生。瞿曇何嘗畏死。貪生畏死之說。僅足以排方士而已。韓文公歐陽公皆不曾深看佛書。故但能攻其皮毛。唯朱文公早年洞究釋氏之旨。故其言曰。佛說盡出老莊。今道家有老莊書。不看盡爲釋氏竊而用之。却去做效釋氏作經教之屬。如清淨消災度人等經。模擬可笑。而北斗經尤鄙俚。譬如巨室弟子所有珍寶。悉爲之盜去。却去收人家破甕破釜。此論窺見其



骨髓矣。然非特文公之言為然。唐傳奕曰：佛入中國，孺兒幼夫，模象莊老，以文飾之，則固已知其出於莊老矣。

唐武后斷王后蕭妃之手足，置於酒甕中，曰：使此二婢骨醉。蕭妃臨死曰：願武為鼠，吾為猫，生生世世，扼其喉，亦可悲矣。今俗間相傳，謂猫為天子妃者，蓋本此也。予自讀唐史此段，每見猫得鼠，未嘗不為之稱快。人心之公憤，有千萬年而不可磨滅者。嘗有詩云：陋室偏遭黠鼠欺，狸奴雖小策勳奇。扼喉莫訝無遺力，應記當年骨醉詩。

鶴林玉露卷十終

鶴林玉露

卷十

十一



鄉莫暗無數代甄留留羊骨酒結

鶴林玉露卷十一

宋廬陵羅大經著 明會稽商濬校

福州啓運宮在開元寺有七祖御容塑像乃西京陵  
寢之舊南渡之初迎奉于此時金兵俶擾倉忙間  
載以籃輿七乘至今猶存別造朱輦七乘列于殿  
廡專差中官一員主香火謂之直殿節序朝廷遣  
快行家齋送香燭帥守與直殿同致祭每位用朱  
槃列食十數品酒三獻云臨安淨慈寺後有望祭  
殿每歲寒食朝廷差官一員望祭西京諸陵差陞



朝官讀祝版其詞云曆正仲春感載濡於雨露心  
馳西洛悵遐阻於山川恭惟某祖某宗靈鑒在天  
聖謨傳後秩上陵之典禮徒切望思絕寓癸之權  
宜愈深愴慕其禮用盤食茶湯三獻酒余觀柳子  
厚云每遇寒食田野道路士女遍滿皂隸庸丐皆  
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  
者今以萬乘之主乃不獲遂此志至於寓祭此前  
古之所未有也端平初金虜既滅朝廷亦嘗遣使  
脩朝陵之禮荆襄以兵五千護之未至西京謀報

敵騎且至兵不敢進使者潛偕數騎星馳而往行  
禮而還其諸陵之無恙與否皆不可究詰也

吾郡羅椿字永年誠齋高弟也清貧入骨一介不取  
頗有李方叔謝無逸風味累舉於禮部竟不第自  
號就齋嘗訪誠齋於毘陵誠齋作詩送之歸曰梅  
花香邊蹋雪來杏花影裏帶春回明朝解纜還千  
里今日看花更一杯誰遣文章太驚俗何緣場屋  
不遺才南溪鷗鷺如相問爲報春吟費麝煤慶元  
初誠齋與朱文公同召誠齋力辭永年寄詩云不



愁風月只憂時髮爲君王寸寸絲司馬要爲元祐  
起西樞政坐壽皇知苦辭君命驚凡子清對梅花  
更與誰憂繞師門三稽首起敲冰硯訴相思誠齋  
擊節又送未豐汪令詩云錦纜梅花浦江南作縣  
歸新來薦鸚鵡驚動袞龍衣歲晚情難別心親事  
却違恐君天上去扶病出煙霏頗有少陵意態他  
如露濕看花脚鶯啼欲曉山春消千嶂雪清逼五  
湖秋等句皆佳

本朝大臣賜家廟者文彥博蔡京鄭居中鄧洵武余

深侯蒙薛昂白時中童貫秦檜楊存中吳璘虞允

文史彌遠凡十四人

國風云豈無膏沐誰適爲容又云予髮曲局薄言歸  
沐蓋古之婦人夫不在家則不爲容飾也其遠嫌  
防微至於如此杜陵新昏別云自嗟貧家女久致  
羅襦裳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粧尤可悲矣國風  
之後唯杜陵不可及者此類是也

古人立碑廟以繫牲墓以下棺厥後乃刻歲月或識  
事始末蓋亦因而文之耳若湯盤銘太公丹書所



載諸銘亦因所用器物著辭以自警未嘗爲徒文也後世特立石以紀事述言而謂之碑銘與古異矣杜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峴山之上一沉漢水之中韓退之謂張愉曰丐我一片石載二妃廟事且令後世知有子名後世好名之弊至於如此趙韓王爲相置二大甕於坐屏後凡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其中滿卽焚之於通衢李文靖公曰沆居重位實無補萬分唯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惟此少以報國爾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

請施行一事卽所傷多矣陸象山云往時充員敕局浮食是慚惟是四方奏請廷臣面對有所建置更革多下看詳其或書生貴游不諳民事輕於獻計不知一旦施行片紙之出兆姓蒙害每與同官悉意論駁朝廷清明常得寢罷編摩之事稽考之勤顧何足以當大官之膳或庶幾者僅此可以償萬一耳凡此皆至論夫子曰仍舊貫何必改作古人曰利不什不變法甚言更革建置之不可輕也或曰若是則將坐視天下之弊而不之救歟余曰



不然革弊以存法可也。因弊而變法不可也不守  
法則弊生非法之足以生弊也。若韓范之建明於  
慶曆者革弊以存法也。荆公之施行於熙寧者因  
弊而變法也。一得一失蓋可觀矣。或曰荆公有志  
於二帝三王之法度豈可厚誹乎。余曰有志於二  
帝三王當自格君心始。不當自變法度始。有堯舜  
之君則有堯舜之治。有禹湯之君則有禹湯之治。  
法度云乎哉。否則王莽之井田房琯之車戰適足  
以貽千古之誚耳。朱文公云浙間學者推尊史記

謂夏紀替用行夏之時事。商紀替用乘殷之輅事。  
至高祖紀替則曰朝以十月黃屋左纛譏其不用  
夏時商輅也。遷之意誠恐是如此。但若使高祖真  
能行夏時乘商輅亦只是漢高祖終不可謂之禹  
湯

潘良貴字子賤自少有氣節崇觀間爲館職不肯遊  
蔡京父子間使淮南不肯與中官同燕席靖康召  
對力論時宰何桌唐恪誤國未幾言皆驗建炎初  
召爲右司諫首論亂臣逆黨當用重法以正邦典



壯國威且及當時用事者姦邪之狀大爲汪黃所  
忌書奏三日左遷而去復召爲右史從臣向子諲  
奏事高宗因與論筆法言久不輟子賤舉笏近前  
厲聲曰向子諲以無益之言久瀆聖聽叱之使下  
左右皆膽落由是又去國晚年力量尤凝定秦檜  
勢正炎炎冷處一角笑傲泉石作三戒說深以在  
得之規痛自警勵秦雖令人致語亦不答自少至  
老出入三朝而前後在官不過八百六十餘日所  
居僅蔽風雨郭外無尺寸之田經界法行獨以丘

墓之寄輸帛數尺而已有磨鏡帖行於世言讀書  
者將以治心養性如用藥以磨鏡也若積藥鏡上  
而不加磨治未必不反爲鏡累張禹孔光是已其  
大意如此世以爲名言子賤自號默成居士

伊尹祿之以天下不顧也繫馬千駟弗受也天下信  
之久矣故事湯事桀廢辟復辟不惟天下不以爲  
疑而桀與木甲亦無一毫疑忌之心東坡論之曰  
辨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  
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



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辦者矣此論甚當後世唯諸葛武侯有伊尹風味其草廬三顧而後起與耕莘聘幣已略相類觀其告後主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庫有餘帛廩有餘粟以負陛下觀此言則其視富貴爲何等物故先主臨終謂之曰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然君可自取非先主照見孔明肝膽其肯發此言雖然先主孔明魚水

相得發此言無難也此言之發後主與左右固皆聞之矣後主非明君也左右非無纒慝也孔明所謂諸有作姦犯科者宜付外廷論刑所以繩束左右者非不甚嚴也而當時曾無一人敢與單辭之謗後主倚信亦卒無纖芥之疑何哉只緣平時心事暴白足以取信上下故也自三代而後可謂絕無而僅有矣後之君子爭一階半級雖殺人亦爲之自少至老貪榮嗜利如飛蛾之赴燭蠅牛之升壁青蠅之逐臭而曰我能立大節辦大事其誰能



信之

楊東山嘗爲余言昔周益公洪容齋嘗侍壽皇宴因  
談肴核上問容齋卿鄉里所產容齋番陽人也對  
曰沙地馬蹄鼈雪天牛尾狸又問益公公廬陵人  
也對曰金柑玉版筍銀杏水精葱上吟賞又問一  
侍從忘其名浙人也對曰螺頭新婦臂龜脚老漚  
牙四者皆海鮮也上爲之一笑某嘗陋三公之對  
昔某帥五羊時漕倉市舶二使者皆閩浙人酒邊  
各盛言其鄉里果核魚蝦之美復問其鄉里何所

產某笑曰他無所產但產一歐陽子耳三公笑且  
慙

楊東山言某初筮爲永州零陵主簿太守趙謚字安  
卿丞相元鎮子也初叅之時客將傳言待衆官退  
却請主簿客退趙具冠裳端立堂上凡再請某不  
動三請某解其意遂庭趨一揖上階稟叙逐一還  
他禮數既畢立問何日交割稟以欲就某日答云  
可一面交割一揖徑入更不延坐某退而抑鬱幾  
成疾以書白誠齋欲棄官而歸誠齋報曰此乃教



衛太子傳 卷一  
誨吾子也他日得力處當在此其意猶未平後涉  
歷稍深方知此公善教人尚有前輩典刑朱文公  
云人家子弟初出仕官須是討喫人打罵底差遣  
方是有益亦此意

漢昭帝時夏陽男子成方遂居湖有故太子舍人謂  
之曰子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利其言乃乘黃犢車  
詣北闕自稱衛太子公卿以下莫敢發言雋不疑  
後至叱吏收縛竟得其姦情康之亂柔福帝姬隨  
北狩建炎四年有女子詣闕稱爲柔福自虜中潛

歸詔遣老官人視之其貌良是問以宮禁舊事略  
能言彷彿但以足長大疑之女子擗蹙曰金人驅  
迫如牛羊跣足行萬里寧復故態哉上惻然不疑  
其詐卽詔入宮授福國長公主下降高世榮汪龍  
溪行制詞云彭城方急魯元嘗困於面馳江左旣  
興益壽宜充於禁鬻資粧一萬八千緡紹興十二  
年顯仁太后回鑾言柔福死于虜中久矣始知其  
詐執付詔獄乃一女巫也嘗遇一宮婢謂之曰子  
貌甚類柔福因告以宮禁事教之爲詐遂伏誅前



後請給錫賚計四十七萬九千緡古今事未嘗無  
對成方遂遇雋不疑故其詐不行此女巫若非顯  
仕之歸富貴終身矣

荆公行新法鬻坊場河渡司農又請并祠廟鬻之官  
既得錢聽民爲賈區廟中穢雜喧踐無所不至張  
安道知南京上疏言宋王業所基也而以火王闕  
伯封於商丘以主大火微子爲宋始封此二祠者  
獨不可免於鬻乎神考覽之震怒批曰慢神辱國  
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免鬻近時豫章嘗

於孺子亭前賣酒劉潛夫題詩云孺子亭前揮酒  
旗遊人那解薦江籬白鷗欲下還飛起曾見當年  
解榻時帥聞之亟令住賣嘉定間臨安西湖上三  
賢堂亦賣酒太學士人題詩云和靖東坡白樂天  
幾年秋菊薦寒泉如今往事都休問且爲官司趣  
酒錢府尹聞之亦愧而止

嘉定辛巳三月金人圍黃州詔馮榘援蘄黃榘遷延  
不進黃州守何大節字中立召僚佐告之曰城危  
矣而救不至諸君多有親老且非守土之臣可以



死可以無死乃各予以差出之檄使爲去計自取  
郡印佩之誓以死守一夕輿兵忽奔告曰城陷矣  
擁之登車纔出門虜兵已紛集太節竟自沉于江  
未一月又陷蘄州守李誠之字茂欽手殺其妻子  
奴婢然後自殺官屬多死之朝廷褒贈誠之且爲  
立廟而寧宗帝紀書太節棄城遁二人皆出太學  
劉潛夫詩云淮堰便合營雙廟太學今方出二儒  
又云世俗今猶疑許遠君王元未識真卿蓋爲中  
立解嘲然等死耳茂欽果決是以全節中立遲懦

是以敗名忠臣義士可以監矣

李若谷爲長社令日懸百錢於壁用盡卽止東坡謫  
齊安日用不過百五十每月朔取錢四千五百斷  
爲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日用盡又挑取一塊卽藏  
去又以竹筒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云此賈耘老  
法也又與李公擇書云口腹之欲何窮之有每加  
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張無垢云余平生貧困  
處之亦自有法每日用度不過數十金亦自足至  
今不易也有客自耒陽來言鄭亨仲日以數十金



懸壁間椒桂葱薑皆約以一二金曰吾平生貧苦  
晚年登第稍覺快意便成奇禍今學張子韶法要  
見舊時齏鹽風味甚長乂也仇泰然守四明與一  
幙官極相得一日問及公家日用多少對以十口  
之家日用一千泰然曰何用許多錢曰早具少肉  
晚菜羨泰然驚曰某爲太守居常不敢食肉只是  
喫菜公爲小官乃敢食肉定非廉士白爾見踈余  
嘗謂節儉之益非止一端大凡貪淫之過未有不  
生於奢侈者儉則不貪不淫是可以養德也人之

受用自有劑量省嗇淡泊有乂長之理是可以養  
壽也醉釀飽鮮昏人神志若䟽食菜羨則腸胃清  
虛無滓無穢是可以養神也奢則妄取苟求志氣  
卑辱一從儉約則於人無求於己無愧是可以養  
氣也故老氏以爲一寶

吳請成於越勾踐欲許之范蠡不可楚求和於漢高  
帝欲許之張良不可此霸王成否之機也二子亦  
明決矣哉故曰需者事之賊又曰當斷不斷反受  
其亂



桓玄竄位登御牀地忽陷群臣失色殷仲文曰良由  
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悅南燕汝水不冰燕主  
超惡之李超曰良由逼帶京城近日月也燕主亦  
大悅下詔上愚可發一笑

朱文公有足疾嘗有道人爲施針熨之術旋覺輕安  
公大喜厚謝之且贈以詩云幾載相扶藉瘦筇一  
針還覺有奇功出門放杖兒童笑不是從前勃率  
翁道人得詩徑去未數日足疾大作甚於未針時  
亟令人尋逐道人已莫知其所往矣公歎息曰某

非欲罪之但欲追索其詩恐其持此誤他人爾

禮記檀弓子貢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  
哲人其萎則吾將安做吾郡劉尚書美中家有古  
本禮記梁木其壞之下有則吾將安仗五字

朱文公嘗病女戒鄙淺欲別集古語成一書立篇目  
曰正靜曰卑弱曰孝愛曰和睦曰儉質曰寬惠曰  
講學且言如杜詩云嗟汝未嫁女秉心鬱忡忡防  
身動如律竭力機杼中凡此等句便可入正靜他  
皆做此嘗以書屬靜春先生劉子澄纂輯迄不能



成公蓋欲以配小學書也

慶元間周益公以宰相退休楊誠齋以秘書監退休  
實爲吾邦二大老益公嘗訪誠齋于南溪之上留  
詩云楊監全勝賀監家賜湖豈比賜書華回環自  
闕三三徑頃刻能開七七花門外有田供伏臘望  
中無處不煙霞却慙下客非摩詰無畫無詩只謾  
誇誠齋和云相國來臨處士家山間草木也光華  
高軒行李能過李小隊尋花到浣花留贈新詩光  
奪月端令老子氣成霞未論藏去傳貽厥拈向田

夫野老誇好事者繪以爲圖誠齋題云平叔曾過  
魏秀才何如老子致元台蒼松白石青苔徑也不  
傳呼宰相來用魏野詩翻案也厥後誠齋冢嗣東  
山先生伯子端平初累辭召命以集英殿脩撰致  
仕家居年八十雲巢曾無疑益公門人也年尤高  
嘗携茶袖詩訪伯子其詩云褰衣不待履霜回到  
得如今亦樂哉泓穎有時供戲劇軒裳無用任塵  
埃眉頭猶自懷千恨興到何如酒一杯知道華山  
方睡覺打門聊伴茗奴來伯子和云雪舟不肯半



塗回直到荒林意盛哉。籬菊苞時披宿霧。木犀香  
裡絕纖埃。錦心綉口垂金薤。月露天漿貯玉杯。八  
十仙翁能許健。片雲得得出巢來。其風味庶幾可  
亞前二老云。無疑博士工文尤精考訂有本朝新  
舊官制考行於世以隱逸召為祕閣校勘吾黨之  
士多勸其母出而無疑竟出先君竹谷老人送以  
詩云。秦華山人上赤墀。上嗟安在見何遲。老於尚  
父投竿日。少侶轅生對策時。怨鶴驚猿辭舊隱。鞭  
鸞笞鳳總新知。早陳經國平邊策。歸領雲巢舊住

持無疑立朝逾年除大社令未及有所開陳奉祠  
而歸年九十乃終

周益公云。漢二獻皆好書而其傳國皆最遠。士大夫  
家其可使讀書種子衰息乎。

杜陵詩云。色難臭腐。食風香。色難臭腐。用仙家王方  
平事。獨食風香三字。解者不註所出。余觀佛書云。  
凡諸所興風與香等意。杜陵用此。

宋高祖留葛燈籠麻蠅拂於陰室。唐太宗留柞木梳  
黑角篋於寢宮。以此示後後世猶奢。



西漢諸儒楊子雲獨稱識字韓文公云凡為文者宜略識字則識字豈易乎哉晁景迂晚年日課識十五字楊誠齋云無事好看韻書

唐李渤問歸宗禪師曰須彌納芥子僕即不疑芥子藏須彌恐無是理歸宗曰人言學士讀萬卷書是吞渤曰然歸宗曰是心如椰子大萬卷書從何處着荆公詩云巫醫之所知瞽史之所業載車必百兩獨以方寸攝即歸宗之意余謂一心具一大極前輩謂鵬搏鯤運不足計其高深日升月沉不足

計其廣狹萬卷百車又何足道

湯武應天順人之舉實出於伊尹太公湯五遣伊尹適夏意亦可見伊尹既醜有夏遂相湯伐桀詩曰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不言湯用伊尹也書之誓有以地言者甘誓是也有以人言者湯誓是也有以國言者秦誓是也秦誓左傳孟氏皆謂之太誓古字泰大通前輩謂伐商之謀本於太公故以名誓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不言武王用太公也湯武非富天下之志於此可

秦



見雖然夫子則不以是而恕湯武也序書之詞曰  
湯勝夏曰武王勝殷殺受未嘗分其罪於伊尹太  
公此與春秋書許世子止趙盾同一筆也東坡海  
外論可謂深識周孔之心矣余嘗疑商之取夏周  
之取商一也湯崩而太甲不明甚於成王之幼冲  
然夏人帖然未嘗萌蠢動之心及武王既喪商人  
不靖觀鷓鴣小毖之詩悲哀急迫岌岌然若不可  
以一朝居何也湯放桀於南巢蓋亦聽其自屏於  
一方而終耳未至如以黃鉞斬紂之甚也故夏人  
之痛不如商人夫以懷王之死楚人尚且悲憤不  
已有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之語况六百年仁恩之  
所滲漉者哉當是時若非以周公之聖消息彌縫  
於其間則周之復爲商也決矣且湯旣勝夏猶有  
慙德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至于武王則全無  
此等意思矣由是論之湯武亦豈可並言哉朱文  
公云成湯聖敬日躋與盤銘數語猶有細密工夫  
至武王徃徃並不見其切已事

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景明也謂所行之光明也



世俗有景仰景慕之語遂失其義妄以景訓仰多  
取前賢名姓加景字於上以爲字如景周景顏之  
類失之矣前史王景略近世范景仁何嘗以景爲  
仰哉真西山舊字景元後悟其非乃改爲希元云  
始皇爲楚所敗尚能謝王翦袁紹爲魏所敗乃至殺  
田豐欲不亡得乎

杜陵詩云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蓋萬  
里地之遠也秋時之慘悽也作客羈旅也常作客  
久旅也百年齒暮也多病衰疾也臺高迴處也獨

登臺無親朋也十四字之間含八意而對偶又精  
確

古今稱大人其義不一左氏傳子服昭子曰夫必多  
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孟子曰有大人之事有小  
人之事此以位言也所謂王公大人是也孟子曰  
養其大者爲大人昌黎適墓誌曰翁大人不疑此  
以德望言也所謂大人君子是也若易之利見大  
人則兼德位而言之今人自稱其父曰大人然疏  
受對疏廣曰從大人議則叔父亦可稱大人滂將



就誅與母訣曰大人割不忍之愛則母亦可稱大  
人  
太學蘊道齋有小池忽一鷗飛來客與甚久一同客  
生題詩云朝來池上有斯事火急報教同舍知昨  
夜雨餘春水滿白鷗飛下立多時讀者賞其醞藉  
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長孫道生一熊皮障泥數十年  
蓋貴而能儉若淵明十年著一冠則言其貧也

鶴林玉露卷之十一 終

鶴林玉露卷十二

宋廬陵羅大經著 明會稽商濬校

法昭禪師偈云同氣連枝各自榮些些言語莫傷情  
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爲弟兄詞意藹然足  
以啓人友于之愛然余嘗謂人倫有五而兄弟相  
處之日最長君臣之遇合朋友之會聚又速固難  
必也父之生子妻之配夫其早者皆以二十歲爲  
率惟兄弟或一二年或四三年相繼而生自竹馬  
遊戲以至鮐背鶴髮其相與周旋多者至七八十



年之久若恩意浹洽猜間不生其樂豈有涯哉近  
時有周益公以太傅退休其兄乘成先生以將作  
監丞退休年皆八十詩酒相娛者終其身章泉趙  
昌甫兄弟亦俱隱玉山之下蒼顏華髮相從於泉  
石之間皆年近九十真人間至樂之事亦人間希  
有之事也

嚴州烏石寺在高山之上有岳武穆飛張循王俊劉  
太尉光世題名劉不能書令侍兒意真代書姜堯  
章題詩云諸老凋零極可哀尚留名姓壓崔嵬劉

詩可是踈文墨幾點燕支澹綠苔

大凡臨事無大小皆貴乎智智者何隨機應變足以  
弭患濟事者是也張乖崖守蜀兵火之餘人懷反  
側一日大閱方出軍衆忽嵩呼乖崖亦下馬隨衆  
東北望三呼攬轡復行衆不敢謹真宗不豫李文  
定公以宰相宿內祈禳時太子尚幼八大王元儼  
者頗有威名問疾留禁中累日不出執政患之偶  
翰林司以金盃貯熟水過問之曰王所需也文定  
取案上墨筆攪水中盡黑王見之大駭意其爲毒



也卽上馬去文潞公知成都大雪會客帳下卒有  
醉語共折井亭燒以禦寒軍將以聞公徐曰今夜  
誠寒亭弊矣正欲改造更有一亭可盡折爲薪樂  
飲如常明日乃究問先折亭者杖而流之前輩如  
此類甚多皆所謂知也小而文潞公幼年之浮毬  
司馬公幼年之擊甕亦皆於倉卒之中有變通之  
術世傳趙從善尹臨安宦寺欲窘之一日內索朱  
紅卓子三百隻限一日辦從善命於市中取茶卓  
一樣三百隻糊以清江紙用朱漆塗之咄嗟而成

兩宮幸聚景園回索火炬三千枝限以時刻從善  
命於倡家取竹簾束之頃刻而辦幸幼安在長沙  
欲於後圃建樓賞中秋時已八月初旬矣吏白他  
皆可辦唯瓦難辦幼安命於市上每家以錢一百  
賃簷前瓦二十片限兩月以瓦收錢於是瓦不可  
勝用嘉熙間江西峒丁反吉州萬安宰黃炳鳩兵  
守備一日五更探報寇且至炳亟遣巡尉領兵迎  
敵衆皆曰空腹奈何炳曰第速行飯卽至矣炳乃  
率吏輩攜行蘿木桶沿市民之門曰知縣買飯時



人家晨炊方熟皆有熱飯熟水厚酬其直負之以  
行於是士卒皆飽餐一戰破寇由此論功擢守臨  
川兼庾節

杜陵詩云雨晴山不改晴罷峽如新言或雨或晴山  
之體本無改變然既雨初晴則山之精神煥然乃  
如新焉朱文公寄籍溪胡原仲詩云甕牖前頭翠  
作屏晚來相對靜儀刑浮雲一任閑舒卷萬古青  
山只麼青胡五峯見之以爲有體而無用乃賡之  
口幽人偏愛青山好爲是青山青不老山中雲出

雨乾坤洗出一番青更好文公用杜上句意五峯  
用杜下句意然杜只是寫物二公則以喻道

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琴以不鼓爲妙棋以不着  
爲高

子家羈不欲昭公與季氏立異子家羈豈黨季氏者  
乎陳平周勃不與呂氏立異平勃豈黨呂氏者乎  
狄仁傑不與武氏立異仁傑豈黨武氏者乎處事  
變者須識此意雖然夫子三都之墮王陵庭爭之  
語駱賓王舉兵之檄亦不可少也聲大義者張膽



而明目定大策者潛慮而密謀

紹興間黃公度榜第三人陳脩福州人解試四海想  
中興之美賦第五韻隔對云葱嶺金堤不日復廣  
輪之士泰山玉牒何時清封禪之塵時諸郡試卷  
多經御覽高宗親書此聯於幅紙黏之殿壁及唱  
名玉音云卿便是陳脩吟誦此聯淒然出涕問卿  
年幾何對曰臣年七十三問卿有幾子對曰臣尚  
未娶乃詔出內人施氏嫁之年三十貲奩甚厚時  
人戲爲之語曰新人若問郎年幾五十年前二十

三其年第五人方翥興化人解試中興日月可異  
賦一聯云佇觀僚屬復光司隸之儀忍死須臾咸  
泣山東之淚亦經御覽親筆錄記唱名日特命加  
一資上恢復初志隨寓發見感憤如此而卒於不  
遂秦檜之罪可勝誅乎

淳熙間廬陵有惡少子曰晏先以殺人減等流嶺南  
行有日逢其黨二人於市晏目之曰盍免我乎二  
人不應而去行數日送徒者節其飲食有害之之  
意一夕止旅舍二人者忽來爲酒饌饗晏及送徒



者盡夕歌呼至曉偕行過荒林間二人以白金一  
笏擲于地抽刃言曰晏吾兄弟也汝能釋使逃請  
以此金爲謝不然不能俱生矣送徒者欣然破械  
縱去爲疑冢道傍而反越三十年晏自淮駕巨艦  
來歸貲貨鉅萬訪二人皆死矣妻子方貧不能自  
活晏哭祭其墓盡哀厚遺其妻子乃去鄭毅夫過  
朱亥墓詩云高論唐虞儒者事賣君負國豈勝言  
憑君莫笑金椎陋却是屠沽解報恩諒哉

韓子管仲隰朋從桓公伐孤竹春往而冬反迷惑失

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  
得道焉杜陵詩云古來存老馬不必取長途用此  
事也東坡代滕達道疏云自念舊臣譬之老馬雖  
筋力已衰不堪致遠而經涉險阻粗識道路又用

杜詩意

唐太宗末年讖家明言女主昌又明言爲武氏又明  
言其人已在宮中乃以疑似殺李君羨過矣則天  
當時特一官嬪誠無可疑之迹然史載太宗有駿  
馬曰師子驄極猛悍太宗親控馭之不能馴則天



時侍側曰惟妾能制之太宗問其術對曰妾有三物始則捶以鐵鞭不服則擊以鐵槌又不服則以七首斷其喉爾由此觀之其其烈猛厲之氣亦自發露特太宗不之覺耳則天後來駕馭群臣專用此術

袁和叔云非木非石無思無爲楊敬仲深愛其語故銘其墓曰和叔之覺人所未知非木非石無思無爲蓋以爲造極之語也然余觀蘇穎濱論語解云火必有光心必有思聖人無思非無思也外無物

內無我物我既盡心全而不亂物至而知可否可者作不可者止因其自然而吾未嘗思未嘗爲此所謂無思無爲也如使頑然不動與木石爲偶而謂之無思無爲則亦何以通天下之故哉此說卽和叔之說也豈敬仲未之見耶禪家去昏散病絕斷常坑蓋昏與斷則如木如石矣散與常則妄思妄爲矣又云貴真空不貴頑空蓋頑空則頑然無知之空木石是也若真空則猶之天焉湛然寂然元無一物然四時自爾行百物自爾生粲爲日星



滂爲雲霧沛爲雨露轟爲雷霆皆自虛空生而所謂湛然寂然者自若也顏濱深味禪說故其論亦此意

內繕已性當如紀消之養雞外順物性當如顏闔之養虎

淵明詩云旣來孰不去人理固有終居常待其盡曲肱豈傷冲此脩身俟死之意也可謂了死生矣謝溪堂詩云淵明從遠公了此一大事余謂淵明性資高邁豈待從遠公而後了况其言曰得知千載

外上賴古人書又曰義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則其於六經孔孟之書固已探其微矣於了死生乎何有

晚唐詩綺靡乏風骨或者薄之且因王維儲光義輩而并薄其人然氣節之士亦徃徃出於其間昭宗末年朱溫篡形已成韓偓在翰林蘇檢數爲經營入相偓怒曰公不能有所爲今朝夕不濟乃欲以此相汗耶昭宗欲相偓偓辭而薦趙崇崔胤怒使溫譖而逐之昭宗與之泣別偓泣曰臣得遠貶及



死乃幸不忍見篡弑之辱也司空圖初爲禮部員外郎棄官隱居王官谷累徵不起柳璨以詔書徵之圖懼詣洛陽入見佯爲衰野墜笏失儀乃下詔以爲傲代釣名放還山羅隱乾符中舉進士十上不第黃巢亂歸依錢鏐及朱溫篡詔至痛哭勸鏐舉義鏐不能從溫聞其名以諫議大夫招之不就事鏐終於著作佐郎若三子者又可以晚唐詩人薄之乎

詩有一句疊二字者如吳融秋樹詩云一聲南鴈已

先紅撼撼淒淒葉葉同是也有一句連三字者如劉駕云樹樹樹梢啼曉鶯夜夜夜深聞子規是也有兩句連三字者如白樂天云新詩三十軸軸軸金玉聲是也有三聯疊字者如古詩云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窓牖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是也有七聯疊字者昌黎南山詩云延延離又屬夫夫叛還邁喁喁魚闖萍落落月經宿閭閭樹墻垣巘巘架庫廡參參削劒戟煥煥銜瑩琇敷敷花披萼闐闐屋摧雷悠悠舒而安



兀兀狂以徂，超超出猶奔。蠢蠢駭不憚，是也近時。  
李易安詞云：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  
起頭連疊七字，以一婦人乃能創意出奇如此。  
紹興中，王鈇帥番禺，有狼藉聲，朝廷除司諫韓璜為  
廣東提刑，令往廉按憲治。在韶陽，韓纔建臺，即行  
部指番禺，王憂甚，寢食幾廢。有妾故錢塘倡也，問  
主公何憂，王告之故。妾曰：不足憂也。璜即韓九字  
叔夏，舊游妾家，最好歡，須其來，強邀之飲。妾嘗有  
以敗其守已，而韓至，王郊迎不見，入城乃見岸上。

不交一談，次日報謁，王宿治具於別館，茶罷邀游  
郡圃，不許固請，乃可。至別館，水陸畢陳，伎樂大作。  
韓踉蹌不安，王麾去伎樂，陰命諸倡淡粧，詐作姬  
侍，迎入後堂，劇飲酒半，妾於簾內歌，韓昔日所贈  
大之詞，韓聞之心動，狂不自制，曰：汝乃在此耶！即欲  
見之。妾隔簾故邀其滿引，至再至三，終不肯出。韓  
心益急，妾乃曰：司諫曩在妾家，最善舞，今日能為  
妾舞一曲，即當出也。韓醉甚，不知所以，即索舞衫，  
塗抹粉墨，踉蹌而起，忽跌于地。王亟命索輿，諸倡



扶掖而登歸船昏然酣寢五更酒醒覺衣衫拘絆  
索燭覽鏡羞愧無以自容卽解舟還臺不敢復有  
所問此聲流播旋遭彈劾王迄善罷夫子曰根也  
欲焉得剛韓璜之謂矣

太公之鷹揚伯夷之叩馬道並行而不相悖也太公  
處東海之濱進而以功業濟世伯夷處北海之濱  
退而以名節勵世二老者天下之六老也故各爲  
世間辨一大事可謂無負文王之所養矣使伯夷  
出而任太公之事則太公亦必退而爲伯夷之事

所謂易地則皆然切意二老受文王之養平居暇  
日同堂合席念王室之如燬固欲起而救亂思冠  
冕之毀裂又恐因而階亂故水火相濟鹽梅相成  
各以一事自任始三仁之自獻自靖或殺身以全  
節或歸周以全祀或佯狂以全道均不失本心之  
德而已矣豈故相矛盾者哉觀伯夷之諫太公扶  
而去之曰義士意可見矣

紹興乙卯以旱禱雨諫議大夫趙霈上言自來祈禱  
斷屠止禁猪羊今後請并禁鵝鴨時胡致堂在西



掖見之笑曰可謂鵝鴨諫議矣聞虜中有龍虎大王請以鵝鴨諫議當之嘉定中察院羅相上言越州多虎乞行下措置多方捕殺正言張次賢上言八盤嶺乃禁中來龍乞禁人行太學諸生遂有羅擒虎張尋龍之對

胡澹庵十年貶海外北歸之日飲于湘潭胡氏園題詩云君恩許歸此一醉傍有梨頰生微渦謂侍妓黎倩也厥後朱文公見之題絕句云十年浮海一身輕歸對梨渦却有情世上無如人欲險幾人到

此誤平生文公全集載此詩但題曰自警云余觀東坡志林載張元忠之說曰蘇子卿啣雪啖氈蹈血出背可謂了死生之際矣然不免與胡婦生子而况洞房綺繡之下乎乃知此事未易消除文公之論澹庵亦猶張元忠之論蘇子卿也近時鄭叔友論劉項曰項王有吞獄瀆意氣咸陽三月火骸骨亂如麻哭聲慘怛天日而眉容不斂是必鐵作心肝者然當垓下訣別之際寶區血廟了不經意惟眷眷一婦人悲歌悵飲情不自禁高帝非天人



鶴林玉露 卷十二  
歎能決意於太公呂后而不能決意於戚夫人杯  
羹可分則笑嫚自若羽翼已成則歛歛不止乃知  
尤物移人雖大智大勇不能免由是言之世上無  
如人欲險信哉

堯不以天下與丹朱而與舜世皆謂聖人至公無我  
知愛天下而不知愛其子余謂帝堯此舉固所以  
愛天下也尤所以愛丹朱也異時雲行雨施萬國  
咸寧虞賓在位同其福慶則安家而厚蒼生兩得  
之矣若使其以傲虐之資輕居臣民之上則毒痛

四海不有南巢之放必有牧野之誅尚得爲愛之  
乎曾子曰君子愛人以德龐德公曰吾遺子孫以  
安堯舜之於子亦不過愛之以德遺之以安耳故  
愛子者人之常情也堯舜豈外人之常情以爲異  
哉故其書曰典

項平甫作信美樓記云王仲宣之言曰雖信美非吾  
土兮曾何足以少留自仲宣至今千有餘年文士  
一詞曰此思歸之曲也曾未有考其文而論其心  
者蓋仲宣漢貴公孫也少依王室世受國恩雖遜



身南夏而繫志西周彼以爲撫清漳曲沮之流不若灞滻涇渭之速清也覽昭丘陶牧之勝不若終嶮吳華之亟平也與道路之一開憂日月之逾邁故曩然以是爲不可久留蓋士之出處不齊久矣充仲宣之賦當與子美岳陽樓五言太白鳳凰臺長句同帙而共編不當與張翰思吳之歎班超玉門之書馬援浪泊西里之念雜然爲一議狀也平甫此論得仲宣之心矣仲宣不依曹黃二袁而依劉表意亦可見故仲宣之忠於漢陶淵明之忠於

晉羅昭諫之忠於唐皆詩人文士之識大義有氣節者樓乃胡仲方爲荆南撫幹時所建楊誠齋題詩云大資孫子大參孫磊隗窟中萬卷橫樓上已推千古恨晚潮更作斷腸聲亦平甫之意

朱溫父誠以五經教授鄉里號朱五經溫爲節度使其母王氏猶傭食蕭縣劉崇家始迎以歸溫舉觴爲壽啓曰朱五經平生讀書不登一第有子爲節度使無忝於先人矣母惻然良久曰汝能至此可謂英特然行義未必如先人也賢哉此媪深哉此



言其於朱五經之學必蓋嘗有聞矣。溫篡位之日，與宗戚飲博酒酣，其兄全昱忽投瓊擊盆中迸散，睨曰：朱三爾礪山一百姓從黃巢爲盜，天子用汝爲四鎮節度使於汝，何負而滅唐家三百年社稷？吾行見汝赤其族矣。何以博爲？全昱此言亦甚賢也。然則溫之父賢母又賢，兄又賢，獨溫凶德耳。荀卿謂人性惡，其然豈其然乎？

杜詩有反言之者，如云：久判野鶴如雙鬢，若正言之當云：雙鬢如野鶴也。又云：黃鵠高於五尺童，化爲

白鳥似老翁。若正言之，當云：五尺童時似黃鵠，化爲老翁似白鳥也。他如：紅豆啄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亦然。左氏傳曰：室於怒市於色。曾南豐曰：室於議塗於歎，皆如此類。

魏鶴山云：某嘗以呂文穆夾袋用韓忠獻甲乙丙丁集，呂正獻掌記，曾宣靖雌黃，公議司馬公薦士編，陳密學章藁，范文獻手記，近世虞忠肅翹材館錄之類，萃爲一編，名達賢錄，亦使士大夫識得行己用世規模，須至推誠心布公道，集謀慮廣忠益不



惟資人輔已濟一旦之用往往居德養才流風所  
被薰習演迤逮乎數世乃是先知先覺職分當然  
鶴山此論可謂任重道遠然薦士非難下和之識  
玉九方臯之識馬此豈有法之可傳哉若識鑒未  
至徒以偏駁錮滯之意見稱量摸索其不爲王荆  
公者幾希荆公常曰當今可望者惟呂惠卿一人  
又曰章子厚才極高但爲流俗所毀耳嗚呼翹材  
之所延夾袋之所載使盡如荆公之選掄則是蛇  
虺之淵虎狼之藪也其流毒可勝道哉故量足以

容君子識足以辨小人可以爲大臣矣

豫章旅邸有題十二字云願天常生善人願人常行  
善事鄒景孟表而出之以爲奇語吾鄉前輩彭執  
中云住世一日則做一日好人居官一日則行一  
日好事亦名言也

自古盜賊如黃巢儂智高敗績之後皆能脫身自免  
巢髡髮爲僧題詩自贊有鐵衣着盡着僧衣之句  
智高敗後惟金龍衣在或謂入海或謂奔大理國  
淳熙間江湖茶商相挺爲盜推荆南茶駟賴文政



爲首文政多智年已六十不從曰天子無失德天下無他釁將欲何爲郡兇不聽以刃脅之黽勉而從文政知事必不集陰求貌類已者一人曰劉四以前煎油糍爲業使執役左右辛幼安爲江西憲親提死士與之角困屈請降文政先與渠魁數人來見約日束兵退旣謂其徒曰辛提刑瞻視不常必將殺我欲遁去其徒不可則曰寧斷吾首以降死先後不過數日耳其徒又不忍乃斬劉四之首使僞爲已首以出而文政竟遁去官軍迄不知其首

級之僞爲也

高適五十始作詩爲少陵所推老蘇三十始讀書爲歐公所許功深力到無早晚也聖賢之學亦然東坡詩云貧家淨掃地貧女巧梳頭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修朱文公每借此句作話頭接引窮鄉晚學之士

荆公詩云豈無它憂能老我付與天地從今始朱文公每喜誦之

鶴林玉露卷十二終



御本玉露  
卷十三  
十一

御本玉露

以出自新宋文公每肯出向於詰與對臣謀察  
其精云貧寒窮此食女及赫顯下士與明義  
烈公預若內彩衣隆無旱與此聖賢之學亦於  
高嚴正十故外若為少謝而對若蘊三十欲  
慈之謝為也

